

文字的眼睛

·

袁静 著

YENZIDEYANJI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文字的眼睛

龚静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字的眼睛/龚静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看·听·读文丛)

ISBN 7-5306-3567-0

I. 文… II. 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56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2 字数 176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册 定价:14.00 元

文字看像(代序)

少时喜欢美术,可惜没有拜师学习,终究成不了美术工作者。所幸这点念想一直相伴,也算成了一个爱艺术的人。

犹忆大学时代听绘画雕塑等讲座去大教室占座情形,晚饭就免了,带俩包子直奔教室,已有捷足先登者,位置已靠后,差强人意,边咬包子边俟开讲。但见幕布张起,幻灯机搬进,心里不免兴奋,仿佛已然一座博物馆要在眼前揭幕。

也记得挤出生活费去买画展票子。有老美术馆的,也有展览中心的,后来又增加了美术馆新馆,独自去看,古典的、抽象的、西方的、中国的,先囫囵吞枣了再说,回来的路上细细咀嚼,好像吃了大餐,其实那个时候西餐店只是风景。

渐渐的,除了欣赏美术,还有了建筑的看,电影的看,摄影的看,生活中艺术化的景观的看,喜欢艺术带给人的那种愉快,那种感官的体验与知性的思考的融合过程。当生命与某一幅画作、某一部电影、某一幢建筑不期而遇时,那种感觉初始的生涩,而似张开触角的体味和吸收,以及逐渐地兴会和感悟,是每一次都新鲜的审美体验,在静默中生命因艺术而吐露光辉。

不过,也并不以为欣赏艺术应该是一种正襟危坐的事情,我欣赏美学家宗白华之“美学散步”的态度,看见国色天香是喜悦,折一朵野花也欢喜,旁逸别枝拾到一枚有意思的贝壳石头自当宝贝,然后都作为充实生命的养料,也作为生命中的珍藏。也因此,每一次

的看,我都把它作为生活的经历,除了接触人事环境的人生经历,我以为欣赏艺术,看美的东西也是一种经历的,它是那种由视觉而内心化的经历,它与你的物质化经历一样铭刻在生命中。

于是,虽然我知道用文字来描绘所看到的艺术作品的感觉是不轻松的,视觉是直接,而从文字再到感觉本来就有一种转换。虽然,汉字的魅力在视觉艺术和文学艺术之间搭起了桥梁,前人的文字已成山峰,诸如“暗水流花径,春星带草堂”(杜甫),“檐飞宛溪水,窗落敬亭云”(李白),以文写画色彩缤纷流丽飞扬。于是,提笔写一些欣赏的心得总是觉得很犹疑,但渴望将那种与艺术面对面所产生的或激动或疑虑或舒展等等的审美感觉表达出来的愿望,还是自不量力地陆续开始写作了,不仅面对绘画、摄影和影视,也涉及工艺美术和建筑等,所以我把它称为以文字看“像”。

文字陆陆续续写了出来,集成这样一本书,可是显然它不是一种完成,毋宁更是一种开始。幸运的是,写作的过程,是生命张开的过程,是感官充分触摸和延展的过程,也是提醒生命时时葆有敏锐和鲜活的过程,所以我想,美的散步,美的观看,美的采撷,美的感受,总是继续着。

而文字的眼睛也始终相伴。

这些文字大概是算不上一篇序的,只是把自己对艺术的喜欢写下来罢。

作者

2002年10月16日于静水斋

目 录

001 文字看像(代序)

以灵魂的方式行走

- 003 一钩新月天如水
- 010 中国艺术的留白韵事
- 015 野藤里的葡萄
- 021 把自己瘦成一棵树
- 027 意境里的午后
- 031 维米尔的日常生活
- 037 玛利亚啊,我向你致敬!
- 044 兽骨与花
- 049 蒙娜丽莎的胡子
- 055 垂直和水平的苹果树
- 060 漂浮的诗意
- 066 以灵魂的方式行走
- 070 永远可以这样下去的世界
- 074 吠月的狗



- 078 可能性的小提琴
- 081 将尽的阳光总是拉长了拱廊
- 086 红斑图
- 090 视幻晕眩
- 093 一百个梦露图像

雨过天青云破色

- 107 雨过天青云破色
- 113 看一张古琴卧在琴案上
- 117 服装,为身体造型的视觉形象
- 124 月份牌
- 129 凤蝶牡丹
- 135 玉树临风
- 140 你看你看面具的脸
- 144 好“色”
- 149 色的感

镜亭水月

- 159 建筑的音量
- 162 城市的“帽子”
- 165 江南制造
- 175 像民间传说那样的房子
- 179 似船如粮仓的朗香教堂
- 182 写意工笔画大地
- 186 玻璃幕墙大楼和现代城市
- 191 镜亭水月

196 城市的脸面你的目光

细节在场

201 细节在场

206 瞬间的卡蒂埃-布勒松

211 人与车的现代演绎

214 身体与情欲

217 影像的剪刀

222 “哑巴”开口，“黑白”生色

229 拷问情感

233 母性·土地·时间

236 园子里，有一棵青木瓜树

241 苏菲·玛索：风中的纸鸢

245 后记

以灵魂的方式行走

他们就像
漂泊的灵魂，
在空气
中留下一
种行走
的姿态。



一钩新月天如水

看了很多画，西洋的、中国的、古典的、现代的，名家泱泱，巨作汤汤，可他的画还是在这些图像“内存”中凸现，却不过是些片段场景的小品画，且寥寥数笔，大多黑白两色，铭心的实在是那种气象。如那幅小品：竹帘初卷，窗外，新月如钩；窗内，酹茶一壶。题字：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就是这样的气象：洒落如光风霁月。

是丰子恺的画。

看丰子恺的画，是离不开他的文的。阅读过他的《缘缘堂随笔》，写儿女写家居生活的“华瞻的日记”、“给我的孩子们”、“忆儿时”等篇什，用的都是最平白的文字，说的也皆为最日常岁月的事情，却是宁静通脱，生活的艰苦生活的趣味溢于字里行间。喜欢“吃瓜子”、“山中避雨”、“野外理发处”、“湖畔夜饮”等文章，平实小事，在丰子恺笔下总关乎生活的审美气

息,尤其是“山中避雨”篇,写作者带着两个女孩游西湖,在山间遇雨,避雨荒村茶肆,雨不止,为解闷,借了茶博士所拉的胡琴,拉奏各种曲子,一时间女孩和

村中青年一起和唱起来,“把这苦雨荒山闹得十分温暖。……我有生以来,没有尝过今日般的音乐的趣味。”以至雨停,客主间依依惜别。在作者的从容笔调间,让人顿得生活中所蓄的诗意和艺术感,这使我想起南宋有“马一角”之称的画家马远,他常藉山间林野一角之景描摹自然、抒情表意,虽常寥寥几笔柳枝野花翠鸟,广袖的士人独走山径,却是空谷回响的意境。文、画同理,想来山势磅礴淋漓笔力周全是美之沛然,一石一水之景又何尝不为美的灵韵。

回头来看丰子恺的画,亦然,简洁线条,不多余的笔墨,总是有股难以言尽的



丰子恺《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清宁圆通之气。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曾说过:“要了解他的画品,必先了解他的人品。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真正的艺术。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他的作品有一点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它有至性深情的流露。”这是朱光潜先生发表于1943年8月版《中学生》杂志上的文章《丰子恺的人品与画品》。与丰子恺曾一起聊天喝酒,一起品诗赏画的朱先生以

老友和美学家的视角说到了丰子恺其人其画的精髓。看丰子恺先生照片,黑圆眼镜,髯须飘拂,笑容恬淡,一派清脱浑朴之气。向佛茹素,却不脱世俗,只因为热爱,热爱生活和艺术,时时感受着人间的冷暖和趣味,得了趣,就提起毛笔作画。有的是看了儿女的稚态,有的是酒后微醺,有的是平常景中有所发现,都是有感而发,自是笔下真情真性,仿佛是将个人的性情批成了那些画里的线条。于是,简单的画面,简单的笔墨,竟是有着无限的回味,丰富和感动着观看者的心灵。是一个心和心吸引、贴和、感染的情境。

丰子恺早期的画尺幅较小,有宋元小品之韵。题材乃生活之截面,也非铺陈广阔,而是零碎之片段,一景一情一境一瞬间。“翠拂行人首”是春天杨柳依依于行人的剪影;“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是季节予人的赐予和趣味;“都会之春”里都市人在阳台上看到风筝有点向往有点落寞,都市的四季总是破碎不完整的;除了都市,乡村生活的趣味和艰苦也是丰子恺画的内容。出生石门镇这样的江南小镇的他,对乡村生活是不陌生的。“晓风残月”画题风雅,画面却是农人星夜插秧忙;“南亩”是妇人携子给正在农田里做活的家人送饭的场景;“话桑麻”洋溢着农人喝酒聊天享受生活的乐趣;另外路边的理发摊子,卖藕的小贩,挑着馄饨担谋生的人,走街串巷的“卖花女”,日常生活之林林总总均为丰子恺丰沛的艺术资源。小儿幼女的童稚憨态已然跃于纸上。坐在大藤椅子就着小炕桌写字的“办公室”,专心育花苗的“小圃”,用蒲扇做脚踏车的“瞻瞻的车”,给凳子穿鞋子的“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简疏的笔画出盎然童心,想象画画的作者兴致勃勃地看着小孩游戏,抿一口黄酒,摊开宣纸,一笔中锋,满纸趣致。

渐渐地,他的画幅大了起来,画的题材也愈加丰富起来,大概这与抗战爆发后离开故乡游走全国各

地的动荡生活有关。1940年丰子恺还随浙江大学南迁去贵州遵义任教,1942年又去了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1944年去川北旅行。可以说,20世纪40年代丰子恺走过了许多地方,教书、行走、作画、开画展,生活虽不复宁静,但各地的风飘拂出丰子恺绘画的又一种风情。画幅的大是其一,画面开始敷色,石青、老绿、嫩绿、青紫,以及熟褐和少量的红,或嶙峋或平缓的山,或蜿蜒或开阔的河,以及礁石大海,老树小船城墙,山间茅舍里生活着的人,各色人等的过路客,感觉丰子恺的画笔势磅礴了起来,那些山,仿佛很像李唐的“斧劈皴”,是那种气势险峻的山,想来是贵州那一带的山吧,但山的包围间是一块平展的大石头,三人相聚品茗,山涧清风吹,冷月当空照,却是一番丰子恺式的温婉和悠然。在行走的旅程中,画家的心是好奇的、温和的、享受人生乐趣的。或浣衣劳作,或执柳赏月,或临河品茗,自是安着各自的境遇,过着每一天,因为心平气和,所以并不为境遇所苦,而是安然和体味的。有一幅画叫“警报作媒人”,一个战乱的年代,尖锐的警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拉响,在丰子恺“艺术的逃难”一文中对此有生动描绘,那是他在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教书,日军登陆南宁,攻陷了宜山附近的宾阳,学生教师扶老携幼向贵州逃难,道路崎岖,交通阻塞。那样的时候,拉警报实在是太平常的事了。而这幅画却丝毫不流露逃难途中的种种艰辛和内心波澜,撷取的却是一对蓝衣红服的男女坐在两崖夹峙的草地上,谈情说爱了起来。内心虽然对国难家事有着愤慨和忧心,但他的画笔却还是将人生的美——那种纷乱中的人性美——点化出来,使人觉得活着还是有希望的,有安慰的,有温暖的。画是小的,情怀却是大的,所谓满怀人间的爱和悲悯,我想就是这样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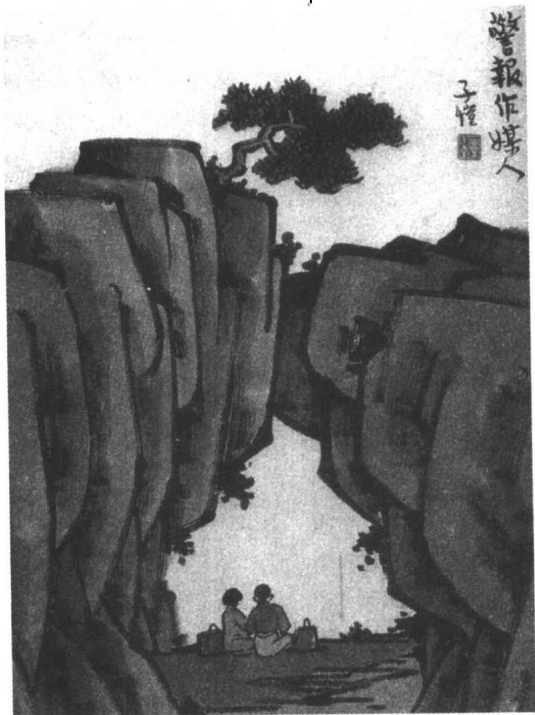
画家中年以后的画变得气象阔大,超越了漫画

格局，而融入了更多的山水风味。明月松间照，且推窗看中庭月影过，松、芭蕉、山石、杨柳，笔墨间流淌出古典文人味，但却又时时闪现彼时彼刻的时代气息。犹如画中人一律简笔袍子，或长或短，虽无细节点缀，一看即知属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偶有西装军服的人，更传达出那个时代的状况。我喜欢丰子恺早期绘画的那种闲趣和敏锐体悟，也爱好中年以后的画风，里面仿佛有一个文人的、艺术的、品味生活的、行走着的丰富的丰子恺形象。

无论家居天伦，都会小景，还是乡村生活，动荡生涯，里面都有一颗画家自己的体贴的心，他是感受人间乐趣的，体察世间艰辛的，是一种发现真趣的情怀，一种艺术和生活水乳交融的实践，一种温和悲悯的心境，是诗意，也是和谐，既让人超然物外，又使你置身其中。

如同他的笔触，是中锋和偏锋的书法入笔，山石树木的画法是深厚的中国画技巧，只勾勒轮廓、不细部点画的人物造型，感觉是深得中国画写意精髓的。记得宋代梁楷的人物画，比如《李白像》，一笔勾勒风貌毕现，胜却无数精雕细琢。丰子恺画中的人也是没有脸目的，但情态丰盛，且更添一股浑成之气。

有句话说性格决定命运，一个艺术家的创作风



丰子恺《警报作媒人》



格与其性情性格当然也是缠绕在一起的。或许在创作中会有变化和突破,但个体生命性情还是一条贯穿艺术创作隐约闪现的红线。平和通脱、融合生活与艺术之趣味如丰子恺,画风的和谐宁静浑朴是自然而然的。看丰子恺的画,总使我想起陶渊明,一个虽然只留下薄薄诗文,但却依然是澈照今日知识分子的烽火,是真正实践自己人生哲学的文人,是中国文化中真正达到和谐境界的人。他的诗念来上口,质朴,正是素白和谐的风格,如他的人。“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感觉丰子恺的画也是如此的和谐,是人间烟火的,又是悠远超然的。好像“虚室有余闲”,在尺幅间,在琐碎常景里,在每一种生活行为中,生活的韵味——无论甜美还是凄苦,重要的是一颗心时时在体味,艺术的真味就是这样油然而生的。

丰子恺在《文学的写生》(见《绘画与文学·绘画概说》,丰子恺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版)一文中提出“有情化的描写”,说“画家与诗人的观察自然,都取有情化的态度。”如欧阳修之“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如李白之“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以之来论丰子恺自己的画,其实也正是一种有情化的描绘。像“高柜台”中高高当柜和矮小孩子的对比是一种同情;“三年前的花瓣”画哺乳着的年轻女子灯下翻书,早年夹在书页里的花瓣赫然眼前,一种年华逝去的怅然随着花瓣开放;几乎所有的画,我们都可以感受到此情此景的画家与笔下的风景人物共呼吸齐感受,是痛着你的痛,笑着你的笑,体味着你的酸甜苦辣,否则简单的笔墨何以蕴涵隽永,何以经年耐看?

丰子恺二十多岁在东京时,从旧书摊觅得的一本画册而对日本一个画家发生了兴趣,他是明治末叶蜚声日本画坛的竹久梦二,他的画就是以毛笔为工具,寥寥数笔,描绘生活中各色人等,有趣味,也有对社会

的一种无声批判。丰子恺当下很喜欢他的画，回上海后还陆续想办法购齐他的画册。丰子恺的画当然是有独特风格的，但受竹久梦二的这种以毛笔写趣味写人生的画风影响，在年轻的丰子恺生命中还是发生过的。于此，感觉在丰子恺的温和宁静后面，其实是有着深切地人生关注的，只是他并不把这种关切这种热爱挂在嘴上，或者以一种尖锐的表达，而以生活册页的方式，在简淡的笔墨中氤氲着人生的感思和审美。

1975年9月15日，77岁的丰子恺先生因肺癌病逝。可是他的画，他的文，与他这个艺术的人，仍在感动着后来者，一代又一代。

在一个喧嚣浮躁的社会里，看他的画，恰好比水光山色，好比清风朗月。写下这些文字，心意微澜，天色如水。远处的灯光已然成为画中一景。